

八三抗戰史

中國文化服務社東北區社選印



保衛大上海血戰的

孫元良將軍

孫元良將軍是八一三滬戰以死守大場，鬧北聞名的一員勇將，經過了長時期輾轉的抗戰，乃於八年後的八一三，偕同湯恩伯將軍重臨上海。他目睹闊別了的上海風景不殊，而一般民心不死，對於五帥的歡迎，親切而熱誠，竟使他感動得流淚。

將軍爲安徽合肥人，生長於四川，現年四十一歲。早年讀書於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初中畢業後，有感於軍閥的專橫，和五十三慘案的刺激，乃憤而投筆從戎，隻身赴粵，投考黃埔軍官學校。未及卒業，即奉令參加東江討陳（炯明）之役，身入重圍，浴血奮戰，卒奏全功，然將軍却幾次身受重創，癒後，參加革命軍北伐，任第一路軍連長之職，時將軍年僅二十二歲。

民十六，赴日考入東京士官學校砲兵科，後因率部越經高麗及三省，被日政府認爲有政治活動嫌疑，因遭該校開除，回國後，被任一模範軍第一師礮隊司令，旋擢升國民革命軍第二師第七連連長。一二八淞滬戰起，編入張治中將軍之第五軍，晉陞第七十八師師長，堅守大場江灣一帶，屢克強敵。第十九路軍將領莫不推崇之。

迨福建人民政府叛變，將軍復奉令由浙赴閩，救平內亂。

八一三抗戰軍興，委座以將軍對於淞滬地形最爲熟悉擢升第八十八師師長，率部潛滬，防守閘北滬西一帶，敵人未敢越雷池一步，淞滬失陷後，奉令防守南京，由下關渡江至浦口時，幾遭沒頂，故外界頗有海外東坡之謠，雖得安全撤退，腰部已受重傷。委座乃派將軍出洋考察軍事，俾獲早復康健。

前年返國後，升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委員長侍從室高級參謀，第三方面軍成立奉命爲副總司令，襄助總司令湯恩伯將軍，開劃良多，若孫將軍誠可稱爲模範軍人。

八二三抗戰史

總述

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開始的淞滬血戰，追溯其起源。應該從一九一八「瀋陽之變」起，甚至於應該遠溯到中日甲午第一次戰爭，因爲其間都有脈絡的關聯。不過我們在這裏，求簡捷起見，就從「八一三」之變的本身做開始的敘述了。

事件的導火線，起於「虹橋事件」。八月十日下午五時分，我虹橋飛機場衛兵，見有日本海軍陸戰隊汽車一輛向機場駛來，想衝進飛機場。衛兵喝令停車，車上駕駛的日本兵二人，置我警告於不顧，而且拔槍向我衛兵轟擊。那時候已經時常有日本人到我機場來窺探，顯然存心可測，我衛兵受有上峰命令，遇有少數日本人來作滋擾，不可還擊，以免引起糾葛，所以機場衛士不予還擊。可是這兩個日本兵，非但不聽我衛士的阻止，竟然將我附近的保安隊一名，射擊至死。保安隊爲自衛計，不能不開槍還擊，當時把兩個日本兵擊斃。於是造成了所謂「虹橋事件」。那兩個日兵，一個是「上海日軍陸戰隊第一中隊長」大山勇夫，一個是一等水兵齋藤要藏。大戰之機，由是就一觸而發了。

當時擔任警備京滬之職的司令官，是張治中氏。也就是第五

總述

目次

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

美總統羅斯福芝加哥演說

日軍對於戰事的筆閤

軍長。以下參加戰役的重要將領，是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副師長馮聖法，參謀長陳素農，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蘇浙邊區司令張發奎等。上海戒嚴司令楊虎。

當時日本主持侵略的人物爲首相近衛，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相廣田等。杉山的談話中，曾經說過：「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不能逆料，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困難，縱令中國作長期之抵抗，日本軍部非使華軍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達到以前，亦決不能罷手」，氣餒之盛，可見一斑，到現在看來，無非是一場夢話而已。

日本藉口虹橋事件，由國內調集重兵來滬，八月十三日晨三時，滬戰開始。自此以後，雙方戰鬥劇烈，大過於第一次「一二八」滬戰情形。上海各界人士，無不乘時崛起，幫助戰場勇士一同奮鬥，所以我軍士氣激昂，沈著應戰，使日軍大受創傷，不敢再作一鼓而下滬的夢想了。兩軍相持凡二月有餘，到了十月二十七日，我軍因已達到預期的消耗戰目的，命令開始從閩北區域撤退，轉進新防線，堅守滬西南翔以至瀏河的新陣地，繼續抗戰。

血戰經過詳記

我軍直搗匯山碼頭

八月十三日晨三時，日軍向我閩北橫濱橋以東及青雲橋一帶守軍開槍挑釁。我守軍並未予以還擊。到了九時五十分，日陸戰隊七八十人闖越淞滬鐵路，衝往寶山路；我守軍乃忍無可忍，當予猛烈還擊，日軍不支潰退，下午四時，戰區擴至八字橋，江灣路，天通庵路等處，五時以後，日軍用燒夷彈向我轟擊，閩北若干房屋，均被燃燒，但我軍奮勇衝鋒，於硝煙如霧之下，進駐八字橋。

十四日，我空軍出動，轟炸浦江敵艦。我陸空軍部隊亦猛烈掃蕩，日軍受創命重。
十五日，戰事歷廿餘小時之久，我各線均有進展。

十六日晨四時，戰事轉於沉靜。至十六日夜，我軍包抄江灣敵軍司令部。

十七日我軍佔領虹鎮以南。范家宅附近之敵海軍操場，敵出雲號旗艦，中我魚雷，受創甚重。

十八日，我軍前線挺進，敵軍大砲全失威力，遂進爲前哨戰。我空軍英勇作戰，五日來共擊落敵機三十架以上。虹口敵軍因被我切斷其左右聯絡，紛紛敗竄租界，至十九日下午七時，我軍伸展至匯山碼頭，敵勢窮蹙。皇恐萬狀。

二十日，我空軍轟炸敵軍司令部，命中起火，敵機炸南市，被我高射砲擊落二架。敵軍連日在虹口方面，戰事失利，其增援部軍，又爲我所阻，不克登陸，於是想在川沙方面之白龍港登岸，又爲我守軍發現，即予擊退，二十一日晚，敵軍在吳淞方面集中兵力，向我進犯，我軍發砲還擊，砲火猛烈，予敵重創。敵軍登陸企圖，至是完全失敗。

匯山碼頭一帶陣地自我軍雷領後，敵軍已狼狽不堪，有殘敵近四百人，越外白渡橋南竄，爲英軍繳械，送往膠州路管押。下午三時半，又有殘敵三十餘名，潰退至楊樹浦，闖進厚豐紗廠，該廠留有戰士六十餘名，殘敵用手榴彈步槍向之射擊，致死傷甚衆。敵軍殘酷，竟致於此。

廿二日夜十一時以後，敵軍被我重重包圍中。我各路均有進展，浦東敵軍，經我襲擊，亦全線潰退。計敵自作戰以來，死傷已達六千人，其自動逃出戰線，爲英軍所俘者，又達千人，損失過半矣。

二十三日拂曉，結集在北四川路之殘敵，以重砲裝甲車爲掩護，由吳淞路，虬江路，乍淞路等處，分別向我軍右翼陣地反攻，企圖突破我軍陣地，解除其司令部之包圍，我軍防禦鞏固，敵軍雖迭猛衝，未能損我毫末，且爲我伏守要隘各軍，以機關槍掃射，敵軍死亡百餘人之多，激戰後敵卒潰退。我乘勝由中州路，赫司克而路，邢家宅路各方面挺進，包圍敵軍陣地。是日晨四時三刻，敵機二十餘架，飛往吳淞，閘北，浦東，南市，大場，眞如，龍華等處，偵察我軍陣地，急圖炸轟未逞。

廿四日天將破曉之際，吳淞蘆藻濱外面，駛來日艦二艘，向我軍陣地用重砲轟炸，我亦奮勇還擊，至六時許，砲聲尚未停止，但終未得登陸。同時吳淞砲台灣三峽水沿長江海面，又駛來日艦十餘艘，相繼向我發砲，我當予還擊，砲火四射，子彈橫飛，激戰達兩小時許，敵無法進襲，遂向北駛去。

我軍退出匯山碼頭

自我軍佔領匯山碼頭後，殘敵東西兩路，失却聯絡，浦江中敵出雲族艦，也被我魚雷擊損，逃出浦江，戰爭的重心，因而由滬東移到濱海一帶。此次敵方侵我滬蘆，又想抄襲「二二八」故智，由沿海各港口登陸，我方預料及此，在沿海全線密佈防軍，予以迎頭痛擊，故敵軍在港口企圖登陸不成，在白龍港亦然。至二十五日晨四時許，敵軍的主力部隊，在飛機廿餘架，和敵艦十餘艘的砲火掩護下，又在寶山小川沙口企圖登陸，自我軍唐方面猛力進攻，卒爲我守軍予以痛擊。戰事繼續至廿六日晚十一時半，敵方因傷亡過衆，不支撤退，同時敵艦多艘隨帶小艇開抵蘆海灘，以排砲向我岸上轟擊，移時即以小艇滿載步隊逼近灘岸湧上陸。當時我守軍作示力薄，僅以小部隊與敵周旋，俟敵軍乘機深入時，才以機關槍的集中火力，向敵全線轟擊，復用砲火脅迫敵軍後退，以致敵軍進退兩難，幾將全軍覆沒。瀏河方面，當敵人逃竄經唐時，也曾發現敵踪，經我沿海口守備部隊沉着應付，敵遂不得逞。

困守虹口一帶的敵軍殘部，於二十八日晚，在浦江敵艦的砲火掩護下，向我守軍陣地猛力反攻，企圖突圍。我軍也以巨砲還擊，予虹口敵軍大創。有數彈落蓬路日軍的中心區域，一彈則擊中三角地小菜場。我方因克復滙山碼頭的車路部隊，突出過甚，恐受意外襲擊，暫時撤退，使東西兩路互相啣接。敵人的宣傳機關，乘機造謠，說日軍已登陸若干萬人。又放出我方在虹口一帶的軍隊，已完全撤退，租界區域內已完全沒有華軍的謠言其實都是言過其實。

日本海空軍之活動

自二十八日以來，最劇烈的戰爭，是在吳淞鎮附近。三十一日清晨，大批敵軍，企圖在江邊登陸，爲我軍攻擊後，越蘆藻濱而竄至吳淞，向北前進。我駐砲台灣方面的大軍，遂全面出擊，一時砲火密集，槍如聯珠，九月一日晨，敵增援二千人，再度在吳淞鎮強行登陸，敵機十餘架，在上空向我陣地投彈轟炸；江心的敵艦，同時以大砲密集射擊，我扼守吳淞的部隊，不避犧牲，向登陸的敵軍奮勇迎擊。擊戰約數小時。

二日上午八九時，戰況又形猛烈，因進犯砲台灣獅子林的敵軍，經我軍擊退後，紛向吳淞鎮逃竄，故我吳淞守軍遂將敵完全包圍。虹口方面的敵軍殘部，仍幾度企圖突圍。反攻閘北，八字橋，殷行等地，均不得逞。我方砲兵陣地，遂以重砲向虹口一帶之敵軍轟擊。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浦江敵艦，爲掩護敵軍在浦東登陸，又開巨砲向我浦東轟擊。敵軍雖屢戰敗北，仍企圖在各港口登陸，向本國乞派援軍來滬，以達其侵略之目的。

這次的企圖抗戰中，我們是利於遷延時日，使戰爭變成爲長期的戰爭；敵人却反乎此，志在速戰，從它增調大批援軍來滬一事看來，已經是明顯的企圖了。截至五日止，敵軍在滬作戰的實力，陸軍至少已經達到一萬人，內有最精悍的久留米師團，海軍方面，大小艦也不下七十餘艘，砲位合計幾近七百門；此外尚有新式的飛機二百架以上。敵人有這樣的作戰實力，所以在每次向我進襲的時候，都是運用最密集的火砲，不惜極度的浪費，而希望迅速將我解決。攻吳淞時是用這樣的戰術，侵犯寶山時也是用這樣的戰術；一方面由敵艦開砲轟擊，一方面又派大隊的飛機在我陣地猛烈投彈轟炸，當時在寶山的我方守軍，會受到相當的損失，不得已退入寶山城內，敵軍復以重砲及飛機，向城內猛烈轟擊，以致無辜的居民也大受塗炭。六日晨十時，我增援之某銳部隊已經趕到，與敵遭遇肉搏。我軍進至距寶山三里之三官堂，敵軍應援部隊也到達，雙方再度猛戰，到了下午三時半，寶山城廂的敵軍，被我完全擊潰。

吳淞方面，七日夜的反攻也遭到我軍的痛擊，羅店的殘敵，更是到了「勢窮力蹙」的時候。在虹口方面，敵人雖也企圖突圍而出，且一再侵犯閘北，終是徒勞而無功。敵人企圖以最小的損失來易最大的收穫的計劃終難實現。

據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載，敵方空軍人員的死亡及失蹤人數，八月二十日，就有三名，二十一日也有三名，在揚州一名，南京十三名，蘇州一名，南昌一名，二十二日上海一名，二十三日上海二名，南京五名，二十四日上海二名，二十六日失蹤一名，二十七日失蹤九名，合共四十二名之多。二十七日以後的損失尚不在內。

日軍改變戰略

七日寶山大戰，敵方應以飛機艦砲，同時向我輪流轟擊，以致城垣被燬，敵之戰車乃由罅隙駛入；當時我死守孤城之姚營，全營官兵壯烈犧牲。但其餘各線我軍均有進展，敵因大包圍的計劃已失敗，改取「中央突破」的策路，虬江中的敵艦，溯以大礮向引翔港跑馬廳一帶我軍陣地轟擊，掩護敵軍前進，我即以機槍迫擊砲還擊。我軍一部，且猛力反攻，迫近虬江碼頭。敵為牽制我軍起見，終日砲擊我浦東與閘北。

八日上下午敵又藉砲火的掩護，企圖衝入閘北寶山路，及在浦東登陸，均為我軍擊退。反攻市中心區的敵軍，也為我擊退至江邊，狼狽不堪。晚七時許，我英勇空軍，又飛滬夜襲，敵陣地有幾處着彈起火。

九日晨零時及一時許，我機又兩度飛滬襲擊浦中敵艦，敵當有一艘為我擊中。是日最激烈之戰爭，係在市中心區方面，因虬江碼頭敵軍千餘，在海空兩方砲火的掩護下，向我軍工路陣地猛攻，初為我擊退，敵聯隊長飯田七郎及中隊長梅田貞夫均被我當場擊斃，但敵仍繼續來犯，以致戰事竟日未息，至揚

行一練，我軍扼守楊行油車，阻敵前進，並俟機反攻寶山之敵。敵北方面，午後以迄晚間，敵軍幾次來犯，均被我軍奮勇擊退。

十日數圍在浦東登陸，虬江中曾兩處發生激烈砲戰，敵方二十一號驅逐艦一艘，及停泊於郵船會社碼頭之敵運輸艦一艘，均被我擊中，虹口敵軍陣亡多處也相繼着彈起火，虬江頭殘敵，晚間企圖突圍，卒爲我擊退。楊樹浦等處勇軍，也已爲我所擊潰。寶山敵軍且爲我重重包圍。晚間我空軍復飛滬夜襲，吳淞路北站等處上空，均有激烈空戰。

十一日前線戰爭，以月浦楊行線最爲激烈，勇於十日夜已將主力分爲兩路，向月浦楊行進犯，企圖打通吳淞羅店之線。晨五時許，在敵艦猛烈砲火保護下，復以坦克車引導步兵衝鋒，來勢兇猛，我軍沉着應戰，月浦方面始終堅守；楊行方面一度被敵突破，惟敵坦克車四輛被手砲擊毀，至夕陽西下時，我軍即以生力軍猛烈反攻，進展殊爲得手，其餘羅店，蘊藻濱，瀏河等處，敵或進犯未逞，或突圍不遂，戰事也相當激烈，是日上午九時許，復有敵機九架，在非戰區域的龍華廟上一共丟下炸彈近三十枚，將廟宇炸燬，並有寺僧及附近居民被炸死傷多人。

戰事入緊張階段

十二日晨拂曉，楊行方面展開空前的衝鋒肉搏戰，我軍以戰略關係，遂將陣線向東南蘊藻濱一帶撤退。月浦方面，我仍扼守原來陣線，與敵軍在肉搏混戰，羅店瀏河方面，敵仍被我重重圍困。蘊藻濱張華濱一帶，敵以重砲不斷轟擊，我損失甚微。敵兩度進犯我八字橋，均爲我軍擊退。我空軍於夜間飛滬砲炸敵艦，擊中五艘，其中二艘是巡艦。

十三日我軍自月浦楊行一線後撤至蘊藻濱後，市中心區引翔鄉及楊樹浦一帶陣地，已成突出之形勢，在軍事上是極度不和的形勢，爲避免無謂犧牲計，即日上午以整齊之陣容，自動移至北站江灣一帶的第

一遭斷線，改取守勢。

十四日各線敵軍均有進犯企圖。劉行線上更趨猛烈，敵領一旅團向劉行線西進；我廟行方面部隊特趕來增援，將敵全部包圍。敵戰至上午十時許，敵人不支，一部向楊行方面潰退。下午三時，敵又進犯劉行廟行，我忠勇守軍乃起而應戰，雙方猛烈肉搏，至深夜尚在血戰中，又江灣黃興路其美路一帶，上午十一時起，六三花園，虹口公園之敵又被烟幕掩護，逐步前；犯我愛國女校及柳營路方面陣地，均爲我擊退，市中心區方面，翔殷上會發生遭遇戰，我予敵重大打擊，敵遂憑翔殷路與我相持。自晨六時起以迄午刻，浦江敵艦繼續向我浦西方面砲擊。自我退守第一道防線後，並將羅店方面兩翼部隊向後移動，惟仍固守羅店鎮突出之點。十五日傍晚，我後方部隊開到增援，我乃在大雨滂沱中，與敵肉搏於泥濘之中，因我軍英勇前進，敵狼狽潰退；我軍即克復羅店鎮並乘勝向東追擊，恢復羅店鎮郊東原有陣地。十六日晨敵有一部由小川沙登岸增援，午刻向羅店反攻。下午五時許，敵以三百人死力反攻我羅店西郊之侯家，我爲我守軍奮勇抵抗，敵即不支潰退，是役敵軍傷亡甚多。自閩北柳營路水雷路到江灣體育會於一線，是晚八時一刻，敵軍一聯隊又以坦克車十餘輛前導，分向持志大學及體育會路方面我軍陣線進攻，我軍俟敵逼近時，即躍出戰壕，與敵肉搏，激戰一小時，殺敵數百，敵勢不支即紛紛潰退。午夜敵又來犯，雙方激戰。劉行方面，我軍採取攻勢，一日中已收復村莊數處，將敵擊退一公里餘。至浦東一線，敵仍積極企圖登陸。上午八時，泊浦江中之敵艦數艘，聯合開砲轟擊；應用汽艇多艘，滿載敵軍，疾駛南洋坎山諸碼頭，企圖登陸未逞。

我空軍奮軍出擊

十七日，天氣陰雨，全線沉寂，羅店，楊行浦北一帶，僅有小接觸。

十八日爲「九一八」的六週年紀念日，當夜我空軍飛渡夜襲，展開空前未有的大空戰。我轟炸機一

大隊，七時許出現滬空，向黃浦江上游一帶激艦投擲炸彈四枚，再飛淞口轟炸。折回楊樹浦虹口一帶，一投彈多枚。九時許，我機又在楊樹浦公大紗廠附近，向敵軍新築飛機場投下炸彈五枚，敵機出動，與我機作激烈之遭遇戰，雙方互放機關槍，接戰約一刻鐘之久，槍聲始息，十一時一刻，我大隊飛機再度飛滬轟炸，投彈無數，至晨一時廿分左右，始安然離滬返防。是役敵方損失奇重。按：我空軍擊落敵機之第一架，係重轟炸機，在杭州軍橋上空，為高志航隊長所擊燬，落於寬橋附近之半山，機身全毀，駕駛員六人全被炸死。

十九日閩北方函，互阻巨砲擊。敵軍企圖完成其中央突破戰略，切斷我淞滬全線聯絡，經我軍痛擊後，此計劃已全部失敗。

二十日，敵進行側攻攻擊，我右翼距瀏行二里許之孟灣一帶，當時砲火之猛為空前所無，同時猛攻楊行羅店之線，俱均未得逞。至市中心區的敵軍砲兵陣地，晨間開砲向我江灣及持志大學附近陣地轟擊，清英方面我軍，也遭敵軍的轟擊，我軍並無損失。是日晚十時五十分，我空軍一隊又來浦江襲擊敵艦，當飛機已過敵艦上空時，敵始發覺，倉皇以紅色信號及高射機關槍高射砲等向空亂放，但我機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投下炸彈，隆隆巨响，附近咸聞爆炸之聲。

廿一日黃河附近有雲鷲，敵艦亦向我陣地猛攻，均被我軍奮勇擊退。廿一日戰事，以瀏行方面為最激烈，敵軍於午後二時，以一聯隊之衆，猛力攻襲我瀏行附近孟灣的陣地，我從其中部突擊，並掃射其衝鋒大隊，敵倉惶逃去，至五時左右，廟行沿蘊藻濱一帶的敵軍，與我軍也有激烈接觸。

廿三日晨五時許，瀏行顧家宅一線，有敵軍五百餘向張家宅楊木橋我陣地進攻，我軍俟其迫近時，即躍出戰壕，以刺刀向敵猛撲，當被我殺傷二三百人，十一時半敵再來犯，也爲我擊退，下午一時起，敵即發砲攻擊顧家宅附近，前後共落二千餘枚。吾砲兵陣地當亦發砲還擊，直至晚八時始止，羅店方面

右翼吾軍，於拂曉時分，乘敵不備，突派勁旅一隊，越滬太公路向敵猛烈反攻，敵不支而退，我軍乘勝追擊，直追陸二千公尺，敵退南塘据口東蘇塘之線。憑工事頑守。

我軍攻棄閘北

敵軍於九月十六日，用兵艦聯合向爛泥渡陸家嘴轟擊，同時用汽艇載運日軍，在南洋墳山各碼頭登陸。十七日，日軍又以四千餘人在此江碼頭登陸，移動主力，向我江灣方面進攻。到二十四日，日軍向羅市，劉行，江灣到八字橋，展開全線攻擊。除向國內調來大軍外，又集中飛機大炮，作不顧一切的拼命轟擊。我軍堅守兩星期之久，為避免無謂犧牲以保全實力計，始行作此線的自動撤退。

日軍取得了江灣方面的據點後，就以其主力向租界北區移動，企圖進攻閘北。十月二日起，日軍偷渡蘊藻濱。到十二日，蘊藻濱南岸的日軍，向壟石橋宅出擊。十四日的夜間，日軍企圖突破我大場與南翔間的公路線，由黑大黃宅向葛家牌樓方面猛撲，以期達到包圍我大場守軍的目的。從蘊藻濱沿岸到大場一帶，至是展開空前未有的激烈戰爭，造成了淞滬戰役中最悲壯的一頁。

十月二十日起，敵軍以重兵猛撲大南公路線，直趨大場的左翼，我軍與之血戰五日，劉行方面的敵軍，從二十四日起，直撲大場以西的塔河樹宅。至是，敵軍深入公路線已一公里，廟行大場的我軍陣地，遂形突出，大場情勢，就呈緊張狀態。可是我軍依然把握在手。到二十六日止，我軍陣線，從大場東面，經大場及市中心區向東北而成就一個半圓形，繞於江灣之北，敵軍屢次從正面進犯，都不得逞。最後敵軍集中兵力，以戰車四十輛作前導，向大場以西一公里許的地點突破，胡家宅塔河橋等處，遂因之不復可守。其後日軍渡走馬塘，大場形勢，又為之一變，我守軍為戰略關係，就向南方作移動。

敵軍繼續向大場以西進攻，我軍閘北的左翼陣地，也因而感受到威脅，十月二十六日之夜，閘北我軍八千八百忠勇將士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領導之下，掩護主力部隊撤退，我大軍既已

安全撤退八百孤軍其餘勇，佈防於閘北新垃圾橋以北附近各要隘，向長驅而來的敵軍作迎擊。最後聚集於橋西的四行倉庫的七層大廈中，分據各樓，憑窻固守。以示我軍一息尚存，一彈不盡，決不與敵人妥協，決不放下武器的嚴正不屈精神。當時租界內西藏英軍，會請孤軍退入租界，孤軍拒絕。血戰四日之後，奉到蔣委員長命令始於十月三十日，退出四行倉庫。八百孤軍的榮譽，也就傳播於世界了。

我軍退出南市

我軍既於大場閘北作撤退，就在從長江口到蘇州河沿岸佈置新防線，從瀏河起，經曹王廟，澄橋，廣福，小南翔，橫跨京滬鐵路到江橋，更越蘇州河，北新涇，到梵王渡，全長三十五公里。

十月二十九日，敵軍開始向蘇州河南岸發動攻勢。三十日及次日，先後在周家橋，陳家渡，陸家埭各處作偷渡，都爲我軍或予殲滅或予擊退。

敵軍偷渡不逞，改變方針，向蘇州河西岸作強渡。那時候我浦東砲兵，向浦江敵艦及滬東敵軍作猛烈射擊，使敵方受到牽制而降低其活動力量。敵軍在蘇州河沿岸不得進展，又想從長江口瀏河一帶作登陸戰，我軍防守嚴密，敵軍無隙可乘，仍歸失敗。

十一月五日，天方黎明，我杭州灣方面駐軍，剛在換防之際，日本海軍突然乘此機會，發動杭州灣登陸戰，於乍浦東北的金山衛，全公亭，潘涇鎮三處取得據點，一面由金山衛趨張堰，松隱，未市渡而直撲松江，一面由漕涇鎮趨亭林，葉榭攻取閔行。我軍以長期抗戰爲重，非保全實力不可，爲避免後路被截而失却聯絡，就決定放棄滬西與浦東的陣地，而向京滬鐵路以西轉進新陣地。

自從十一月九日浦東我軍撤退後，南市就成爲敵軍的最後目標。鏖戰到十一日，敵軍由日暉港登岸，以戰車爲前導，掩護步兵，作猛力進攻。我軍在浦東南市的堅強支持，目的是在掩護大軍撤退，到了此時，我軍撤退已經完成，南市防軍的任務已經達到，就於十一日午夜以後，放棄這淞滬大戰的最後保

衛地，安全撤退。至此，大上海防守，已告一段落，淞滬戰局，於焉結束，留待將來的克復了。當然，我軍現在已克復大上海，足見當時的撤退，無非是戰略關係罷了！

淞滬血戰，自從八月十三日在天通庵，橫濱路開端，到十一月十一日南市撤退，爲期延長到三月之久，敵方先後增援，達七次之多，金山衛登陸之時，兵力已增加到十四個師團，死傷之數，常有十萬，人力消耗如此，武器方面的消耗，自然也必可觀。同時我軍鏖戰三月，不僅使敵人破滅了「不堪一擊」的幻想，更其顯示了我軍對於抗戰的決心和力量於世界各國之前，而使世界各國對中國能够有一個新的認識。

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

蔣委員長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致訓國民，「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恭錄全文如下：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卅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爲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觀，中正身爲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巨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十萬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尚存，唯有摩頂放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

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焰，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的野心，對於中國爲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侵略於不知不覺之間，則因循苟且，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爲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庸謂於我爲有利。

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

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饒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堡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當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特爲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

(一) 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全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設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則遠勝於人。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挫愈奮，則障礙盡毀之日，卽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精神，但使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卽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退屈，則精神一衰，風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千百倍於今日戰爭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逼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能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一分。我人爲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巨，亦無可辭，所爲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決心者，此也。

(二) 既明革命過程的中國，應以抗戰到底爲本務，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惟有向前途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卽自促滅亡；與其屈服而亡，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爲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受敵人宰割，萬劫不復。

況戰爭成敗關鍵，當繫於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日戰爭，綿延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

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爲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爲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信心，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國者，實爲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一國於抗戰之初，即揚「二義」，一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即爲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國際之動靜，尙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我人對於此種偉大之使命，當然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亡，則我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我同胞共勉之。

美總統羅斯福之加哥演說

二十六年十月九日，羅斯福在芝加哥大橋落成典禮中，發表演說，從原則上斥責以武力破壞國際條約的國家。蔣委員長曾有答覆美聯社記者的談話，謂「美總統爲人權與條約之尊嚴，已發表名論，力主擁護，此不獨我艱苦備嘗之中國人民聞之而有所感動。即彼列強中向來主張永久和平廳建築於國際道義之上者，亦必爲之興奮。」茲錄羅總統演詞全文如下。

余現身來芝加哥，且得有機會，以參加此重要市政建設之落成典禮，實覺非常愉快。

當余橫貫本國之往返途中，余已見及各地市政府與中央政府依據常識，得合作之種種結果，且於千萬之國民歡迎聲中，由其言貌，即可察知在近數年間，彼等已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均獲長足進步，但當余見及本國農村之繁榮，工廠之興盛，鐵路之發展，以及本國之快樂安全與和平，即不得不持以與世界中其他之部分相較，則殊覺景象懸殊。須知美國人民，在現代狀況之下，爲其自身之將來計，不能不對

美國以外之世界，放眼遠矚。余以本國負責的代表資格，爰特在此內地大都會之芝加哥，並特就此落成典禮之良好機會，將一與國家有重要關係之問題，爲諸君一言。

最近世界政治形勢，日趨險惡，致使各愛好和平之人民與國家，均爲之異常憂慮。十年之前，六十餘國鄭重担保，不以武力爲行使國家政策之工具，人類對於永久國際和平之期望，因之達於高峯。但此種表現，於非戰公約之高尚精神與和平願望，最近已轉爲大難將臨之觀念所掃蕩。現在的恐怖狀態，與國際不遵法律，殆不過起始於數年之前耳。其初係不法干涉他國內政，或違反條約，侵略他國土地；嗣至今日，愈演愈甚，遂將使文明基礎，感受重大威脅，文明演進以群趨於法外秩序及公理之一切標誌及遺傳，均以掃蕩無餘。未嘗宣戰，又無警告及理由，而多數無辜之平民婦孺，竟遭空軍之轟炸殘殺矣。在所盟平時狀態下，亦無理由或通知，而多數之船隻，亦任意被潛艇擊沉矣。他國雖無傷於我，而偏煽動及助長其內亂；不許別國干涉已國之內政；無幸之人民與國家，現正爲爭奪霸權者所慘烈犧牲，而此爭奪霸權者，則係絕無正義與人道觀念。最近某作家有言，謂：「吾人或可預想，人類如至以殘殺爲快意時，則將橫行全世界，使一切文化藝術及所有千萬年來積存之寶藏，弱者小者無抵抗者，均爲之消滅無遺。」此種情形如果現於他處，諸君切勿以爲美國可保無虞，切勿以爲美國可蒙寬恕，切勿以爲西半球不致遭攻擊，切勿以爲西半球仍能在和平狀態中，繼續演進文明之道德與藝術。蓋此不幸之日，如果降臨，則武力不足恃，權威無所用，科學失其效；馴至一切文化之花，全遭蹂躪，則全世界人類，墮入大混亂狀態中矣！吾人如欲避勉此不幸之日之降臨，吾人如欲在世界上安居樂業，自由無慮，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維持爲和平之基礎之法律與原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蓋此種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現正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而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之風波，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奏功者也。

孔裏包自由，並認識且尊重其隣人有自由之平等權利而生存於和平中者，須共同努力，胡使法律與道德原則俱獲勝利，和平公正與信賴，得以盛行於世界，質言之，即必須信賴約言，信賴簽字條約之價值，必須承認國家道德與私人道德，係屬同等重要。目前某主教致書於余，謂：「對於現時實施戰爭之恐怖於無辜平民，尤以實施此種恐怖於婦孺，似應代表一般人類提出抗議。在彼所謂現實派或將謂此種抗議爲無補於實際，實則人類心靈爲現在無謂之犧牲所激動，必能集中絕大力量，以減少將來之殘酷。總使此種對於野蠻主義之集體抗議，需時二十年始能切實有效，然強有力之輿論，足以加速此日之來臨，則毫無疑義也。」今日世界技術上道德上，均有一種沐威相逼，互相依賴之關係。任何國家，欲完全孤立於經濟政治風潮日見伸張之時，殆爲不可能之事。苟非條約及道德標準爲各國一致所遵守，無倫國際和平或國內和平，若均、能穩固。國際間無政府狀態，實足毀壞一切和平基礎，而使一切國家，無論強弱，其現在或未來之安全，遭受危險。因此，恢復國際條約之尊嚴，與維護國際道德，實爲對於美國人民至有重大利益與至有關係之事。

今日世界最大多數人民與國家，皆希望生存於和平世界，彼等均希望排除壓迫彼等之勢力。彼等寧願爲工業，農業，爲商業，去努力生產有利潤之貨品，以增加財富，初不願從事製造軍用飛機炸彈擴增槍大砲，以毀滅人類生命與有用之財產，在充實軍備，企圖從事侵略之國家，以及畏懼外人侵略，破壞本國安全之國家，現均以其國家收入之大宗，直接變費於軍備，其比例式竟達其國家收入百分之三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至吾美國每年所用之軍備者，則遠低於此。蓋僅百分之十一二耳。吾人目前之環境，容許吾人將金錢用於橋梁與公路，用於水閘及改造森林，用於保存土壤，以及其他有用之工程，而下以之用於巨大之常備軍及戰事工具，吾人實非常愉快。但余對於前途，仍不能不抱憂慮；蓋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之和平自由及安全，現正爲其其餘百分之十之破壞國際秩序國際法律者所威脅，然此百分之九十依

賴法律及普遍遵行之道德原則，以生存於和平之人民，尚可以覓取途徑，且必需覓取途徑以實現其願望也。

夫今日之情勢，係與全世界有關，確係無效。問題所關，不僅在於某一條約之某一條款，遭受破壞，實乃為戰爭與和平間之問題，國際法之問題，尤其為人權原則之問題。其為違犯條約，尤其國聯會章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固屬確實，但亦與世界經濟，世界安全，與世界人類諸問題有關也，世界道德意識，對於失平之事，及確有理由之怨望，固須承認其有設法解除之權。但同時對於尊重條約之尊嚴，重視他國之權利與自由，防止國際間之侵略，尤應認為有無上之必要。不遵法律，猶疫癘也，蔓延全世界，有加無已，事殊不幸。當疫癘方興之際，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絕病人，以保護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余決以和平政策為主旨。並採取適當措施，以免牽入戰爭之漩渦。

夫處現在世界，參以過去經驗，猶有國家違背神聖條約，而侵犯對其未加實際損害，且力猶不足自衛之他國因以使全世界有捲入戰爭之危險，是固為不可思議之愚事，然世界之和平，列國之安全與幸福，今固正在此愚事威脅之下也，一國、能自制，對於他國之權利與自由，不知尊重，決難久強，且亦決不能獲得他國之信用與尊重，一國以妥協精神處理爭議，且能隱忍以考慮他國之權利，亦決不致因此而喪失其尊嚴或地位，戰爭之為物，無論其已經宣戰與否，均有蔓延可能，即去原來戰區甚遠之國家與人民，亦可牽涉在內，是以吾人雖已決定置身於戰外，吾人若不能担保不受戰爭之不幸影響，亦不能担保不被捲入戰爭漩渦，吾人現在提取必要措施以減輕吾人受牽入內之危險，特在此信任與安全兩俱破壞之紊亂世界中，吾人亦殊難有充分保障耳。

苟欲使文明繼續存在，則基督之和平原則，必須恢復。列國間既經破裂之信託，亦必須重建，其尤為重要者，則愛好和平諸國之和平意願，必須明白表現，以期被企圖違反現行條約與他國權利之國家，

幡然改變其行爲。

維護和平，實有待於積極之努力，美人痛惡戰爭，希望和平，故對於覓求和平，現在積極從事也。

日軍對於戰爭的苦悶

滬戰之初，敵軍誇言最短期間即可占領大上海，結果大謬不然。士兵遠離家鄉，爲軍閥們驅來中國作戰，對於勝利無把握，結束時間不可知，無不感受苦悶。茲將我軍所獲的敵軍書信兩封附錄於此，藉見敵軍士氣一斑。

其一，敵空軍機長斧田卯子助的妻敏子致夫函；

「每天在酷暑中歸來，掛念着，爲什麼呢？東西一點兒都吃不進？但是很強健着。你也強健吧？你的信一封都沒有收到，實在太掛念了。忙嗎？倘若想到你——萬一——悲慘的情緒立刻襲上我的心頭，我是非常的焦慮懷念不安，有時遂至通宵不能入眠，木更津的戰死者，委實太多了，十六日以後的戰死者，又在發表了！

請你每天給我信吧，我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在渴望着，期待著你的佳音，黑騎軍曹逃避戰死的那樣事；希望你具有那樣的勇氣。

昨天去拜訪持同軍曹的夫人，還沒有回到館山去，在她主人未歸來以前，仍住在木更津。

斧田君，你康健着，母親她們自從你出發後，天天早晨去拜菩薩，祝禱你平安。

在這樣的冷靜家中，尤其到了你晚歸的時間，而我等待的樣子，誰看了，都傷心！

祈你早一點回來吧，你永遠的平安！

餘 略

敏子

斧田卯之助兄

其二，敵一等兵中岡忠春致其兄函；

「仲藏兄；九月十四日抵中國，登陸已十六日，現在各線參加作戰，幸尙安在，乞勿懸念。滿洲事變之際，我等奉令出征，抵滿時，事變已終了，我等係屬初年兵，故未出戰；但此次與前完全不同，終日蜷伏于彈雨之中。現我等距敵僅三百米，伏處於昨夜掘就之戰壕中，稍一起立，即將爲敵射擊，但不常命中耳。最初槍彈飛來時，不自覺間輒俯首以避，現因已習慣，雖聞槍聲，亦不趨避，此間遍植棉花及水稻，藏身田間，槍彈越頂飛馳而來，絕無危險。此間並多小河，前進時，或建橋，但急要時涉河而過，水高及胸，有時在壕內夜宿，一任雨露之漫濡。香煙火柴已絕，供三餐量之乾麵包，須分四次乃至五次食之，每至飢腹輾轉之時，以泥水炊麥飯，加醬油食之，甘之如飴。十五六日以上，未能洗盥，沐浴更不必談矣。軍服尙係出發時所穿者，塵汗滿襟，垢穢異常，但生命尙不可卜，對此亦無怨言。三四日前，困十餘日未曾洗沐，故就浴穢水之中，此時精神之愉快，與在國內時相較，當尤過之也，戰爭之苦，非身歷其境，終不能知，中國已非昔比，軍隊配備整齊，所有武器，殆皆自動步槍及機關槍，更有堅固之戰壕，由其槍眼中頻々射擊，我雖還擊，則不易命中。我軍每次進攻，均匍匐以進，至二百米左右，即一舉空擊。某次進攻××××，敵有堅固之水泥鋼板防禦物，三面並有小河圍繞，而鐵絲網更布置數層，不知是否通有電流，進攻某處，殊爲困難，較難攻之旅順，尤爲堅固。我軍一再苦戰，恐將無休止。我軍飛機每日飛來投彈，中國飛機則並未出動。奉命出征，生命早置度外，但此次進攻，愈入危境，我既爲一等兵，當榮譽戰死以殉之。此時爲九月三十日午後六時二十六分。空際多雲，天時陰沉，在敵方機關槍之格格聲及迫擊砲之爆炸聲中，伏戰壕中寫此，作信不易，以後如無中岡一等兵戰死之電報，則我必仍在華南之一角自由呼吸，乞兄安心可也。九月三十日中岡忠春。」